

T

H

E

街道上尽是比较夜晚还要黑暗的东西

【一身都是烟头烧的洞,永远宿醉难醒】的

私人侦探马洛系列

NO.1

长眠不醒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李 爱 张新华◎译

B

I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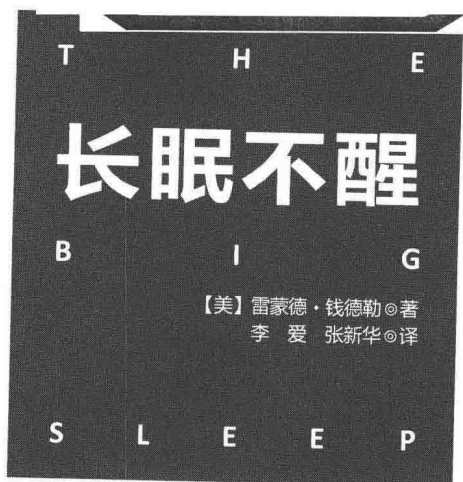
S

L

E

E

P



马私人侦探
洛系列
NO.1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眠不醒 / (美) 钱德勒著; 李爱, 张新华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143-4450-9

I. ①长… II. ①钱…②李…③张…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9675 号

长眠不醒

作 者 【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 者 李 爱 张新华

策划编辑 赵海燕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450-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那是 10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11 点来钟，清朗的山丘间，太阳隐没，大雨如注。我身穿粉蓝色西服，搭了件深蓝色衬衣，系着领带，显露着上衣袋装手帕，脚上是黑色烤花皮鞋，配了双绣着深蓝色花边的黑色毛料短袜。我刮了脸，收拾得干净而又整洁，人显得冷静而又严肃，至于是否有人留意到这些我倒并不在意。总之，一位穿着考究的私家侦探所应有的样儿，我都一应俱全。我正要拜访的是一位身家 400 万美元的人物。

斯特恩伍德宅邸的主门厅有两层楼高。穿过一扇足以通过一群印度象的大门，便看见一块巨大的彩色玻璃嵌板，上面描绘着一位身穿黑色盔甲的骑士正在解救一位被绑于树上的女子。这位女子虽然一丝不挂，却有着长长的秀发，恰到好处地披着。友善的骑士已将头盔的面罩推了上去，他正慌乱地拨弄

着将女子绑于树上的绳结，但无济于事。我站在那儿想，倘若自己住在这屋里，早晚会爬上去帮他。他看上去并不是很用心。

门厅的后部是落地窗，窗外便是一片辽阔的翠绿色草坪，一直延伸到一间白色的车库。一位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年轻司机，穿着那因磨损而发亮的黑色裹腿，正在车库前擦着辆红褐色的帕卡德牌敞篷汽车。车库那边是精心打理过的装饰树，活像贵宾犬。再远一点就是一间穹顶温室，种了更多的树木。越过这一切，便是那座绵延起伏、让人心旷神怡的山丘。

门厅的东面是一段铺着瓷砖的独立式楼梯，通向一条围着铁栏杆的长廊，那里也有一块描绘着骑士故事的彩色玻璃。墙壁周围的空处，靠着硬质的大椅子，红色的长绒椅座呈圆形，看上去好像从未有人坐过。西面墙壁的中间，有一个空置的大壁炉，上面是大理石的台面，每个角上都有丘比特画像。壁炉台的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再往上有一个玻璃框，里面交叉地挂着两面骑兵锦旗，锦旗上满是弹孔或虫蛀的洞。画像是一位姿势僵硬的军官，穿着大概是墨西哥战争时期的军礼服。他蓄着帝国时期整齐的黑色八字须，还有一双像煤一样黑、炙热而坚毅的眼睛。我想这可能是斯特恩伍德将军的祖父，不大可能是将军本人，虽然听说他也已经上了年纪，还有两个正处于二十多岁危险期的女儿。

当我正凝视着那双炙热的黑眼睛时，远处楼梯的背面，一扇门打开了，来者不是管家，而是一位姑娘。

她二十来岁，身材虽然娇小，却显得挺结实，一身浅蓝色

的宽松长裤，看着还不错。她走起路来就像在空中飘着，漂亮的茶色卷发剪得比当下流行的发梢向内卷曲的齐肩发型更短。她用茫然的灰蓝色眼睛望着我，靠近我，咧嘴一笑，露出一排食肉性动物锋利的小牙齿，在她那薄而紧的唇间闪烁，白得像新鲜的橘核，亮得像瓷器。她面无血色，略显病态。

她说道：“真高啊，是吧？”

“这可由不得我。”

她瞪圆了眼，充满疑惑地思考着。虽然才刚认识，但我能察觉到，思考对她来说常常是个大麻烦。

她接着说道：“也很帅，我敢说你一定心知肚明。”我只是嘀咕了几句。

“你叫什么？”

“雷利，道格豪斯·雷利。”我说。

“有趣的名字。”她咬着嘴唇，微微转了转脑袋，顺着眼缝瞄着我，然后慢慢垂下睫毛，马上就要贴着脸颊时，又如同剧院的幕布一般，缓缓抬起。我可晓得这个花招，是想让我四爪朝天，躺在地上打滚。

见我无动于衷，她便问道：“你是个职业拳击手？”

“不是，我是个侦探。”

“啊——啊——”只见她愤怒地把头发一甩，艳丽的发色在大厅异常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你逗我吧。”

“唔——”

“什么？”

我说：“别胡扯，你听见我说的了。”

“你什么也没说，你就是在耍人。”她举起大拇指咬了起来。这拇指形状奇特，就像是多出来的手指一样，细小且第一个关节没有弯儿。她慢慢吮吸着拇指，并在嘴里不断地转动，犹如咬着橡皮奶头的婴儿。

“你可真是太高了。”她说，便带着神秘的欢愉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缓慢而灵巧地扭动着身体，而脚却纹丝不动，双手软塌塌地放在身体两侧。她踮起脚尖，倚向我，然后径直倒进了我的怀里。我不得已地接住了她，否则她的脑袋就将砸向棋盘样式的地面。

她傻笑着说：“你真帅，我也很漂亮。”

我什么也没说。恰在这时，管家穿过落地窗回来了，看见我正抱着她。

他似乎不以为然。管家身材瘦高，满头银发，年龄在60岁上下，蓝色的眼睛极其冷漠。他的皮肤光滑油亮，走起路来就像是拥有健硕肌肉的男子。他缓步走来，女孩猛地离开了我，闪到楼梯口，像只鹿似的窜了上去。

管家平淡地说道：“马洛先生，将军现在要见你。”

我把下颌从胸前收了回来，向他点头应道：“那位是谁？”

“卡门·斯特恩伍德小姐，先生。”

“她也不小了，你该让她改掉这个毛病。”

他严肃而礼貌地看着我，然后把我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们从落地窗出来，沿着一条光滑的红石板路行走。这条路围绕着远端的草坪，并将它和车库隔开。一位男孩模样的司机正在车库外，擦着一辆镀铬的黑色大轿车。这条路把我们带往温室那边。管家为我打开门后站在一旁，里面是个门厅，大概和一个火力不猛的烤炉一样暖和。他跟着我进来，关上外面的门，又打开里面的门，我们由此通过。随后屋子变得很热，空气憋闷、潮湿、充满水汽，并且混杂着热带兰花盛开时所发出的让人反胃的气味。玻璃的墙面和屋顶蒙着厚厚的水汽，凝结成大颗的水珠溅落在植物上。室内的光就像是透过水缸照过来一样，是一种不真实的绿色。这里种了大量的植物，肮脏肥硕的茎叶就像是死人刚洗过的手指，散发出和盖在毛毯下沸腾的酒一样难闻的气味。

管家尽力帮我穿过那些湿答答的叶子，那些叶子不时打在脸上，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穹顶下茂密植物中的一块空地。在这六角形的空地上，铺着一张陈旧的红色土耳其地毯，上面有一辆轮椅。一位年老力衰、奄奄一息的男人坐在轮椅上，用一双黑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生命的火焰早已从他的眼里消失，但仍具有大厅壁炉台上方的画像中那双煤黑色眼睛的坦率。他脸上其余的部分就是一张铅灰色的面具，毫无血色的双唇，尖挺的鼻子，深陷的太阳穴和外翻的耳垂，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在这闷热的屋里，他那瘦长的身体被裹进一条旅行毛毯和一件褪色的红色睡袍中，干瘦如爪的手十指交叉软弱无力地搭在毛毯上，指甲呈紫色。几绺干枯的白发贴着头皮，活像是长在光秃秃的岩石上迎着风拼命存活的花。

管家站在他的面前说：“将军，这是马洛先生。”

老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甚至连头也没有点一下，他只是毫无生气地看着我。管家把一张湿漉漉的藤椅推到我的腿后，我坐了下来。他熟练地一把抄走了我的帽子。

随后便听见老人的声音像从井底发出一样，缓慢而吃力地说：“白兰地，诺里斯。先生，你要怎么喝白兰地？”

我说：“无所谓。”

管家穿过那些可恶的植物离开了。将军再一次缓慢地开口说话，他是如此小心谨慎地使用着自己的气力，就像一个失业的歌舞女郎使用最后一双漂亮的丝袜一样。

“我以前喜欢用葡萄酒加香槟。先生，你可以把外套脱了。”

对于一个血管里流淌着鲜血的男人来说，这里太热了。”

我站起来脱了外套，掏出手帕擦着脸、脖子和手背。8月的圣路易斯在这地方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次坐下，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拿烟，随后又停了下来。老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微微地笑了笑说：“先生，你可以抽烟。我喜欢烟草的味道。”

我点了根烟，然后朝他吹了一口，他就像一只蹲在鼠洞前的小狗用力地嗅着，阴暗的嘴角费力地扯出一丝微笑。

“当一个人沉迷的恶习由别人代劳时，也是一件美事。”他冷冰冰地说，“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在奢华生活下乏味度日的人，双腿严重瘫痪，下腹只有一半是好的。我能吃的东西很少，睡觉更是名存实亡，几乎都是醒着。我就像一只刚出生的蜘蛛一样，似乎得靠大量的热量才能存活，兰花只是提供热量的一个借口。你喜欢兰花吗？”

“不怎么喜欢。”我说道。

将军微张着双眼说：“它们是些让人恶心的东西，叶肉像极了人肉，散发着妓女堕落般的气息。”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潮湿的热气就像棺罩一样包裹着我们。老人点着头，仿佛脖子无法承受脑袋的重量。随后，管家推着一辆送茶车穿过密林走过来，给我兑了杯白兰地加苏打，并用一条湿毛巾将铜制冰桶包裹起来，就轻手轻脚地穿过兰花离开了。密林后的门开了又关。

我抿了口酒，老人望着我来回舔着嘴唇，就像是一位送葬者在专注地干洗着他的手一样，一片嘴唇慢慢地滑过另一

片嘴唇。

“马洛先生，谈谈你自己吧，我想我有权利询问的吧？”

“当然，但是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33岁，上过大学，如果需要仍能说英语。我的职业经历并不丰富，曾是名探员，给地方检察官王尔德先生工作。他的探长伯尼·奥斯找我说你想见我。因为不喜欢警员的太太，所以我一直未婚。”

老人笑着说：“有点愤世嫉俗，你不喜欢替王尔德工作？”

“因为违抗命令，我被解职了。将军，我常常违抗命令。”

“先生，我很高兴听到这些，我本人也是个忠于自我的人。关于我的家庭，你了解多少？”

“我听说，您丧偶，有两个年轻漂亮、我行我素的女儿。其中一位结了三次婚，最后一次嫁给了一个曾以鲁斯蒂·里根为名贩私酒的人。将军，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

“有什么让你感到特别的吗？”

“或许就是鲁斯蒂·里根的事。不过我本人和贩私酒的人一直相处融洽。”

他悠着气力微微地笑了笑说：“好像我也是如此。我很喜欢鲁斯蒂。一位来自克朗梅尔的爱尔兰男人，身材高大，满头卷发，拥有一双忧郁的眼睛，还有那和威尔夏大道一样宽广的笑容。当我初次见到他时，我对他的看法可能和你的想法差不多，一位恰巧成了醉心于投机赚钱的投机分子。”

我说道：“你肯定喜欢他，就连说话的调调都学会了。”

他把骨瘦如柴而又毫无血色的手放在毛毯下。我将烟头掐

灭，喝光了酒。

“当他还在时，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陪我一起消磨时光，就像一头汗流浹背的猪一样，一升一升地喝着白兰地，给我讲爱尔兰的革命故事。他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军官，甚至在美国他还是不合法的。当然，这是一场荒唐的婚姻，没有维持到一个月。马洛先生，我所说的都是我家的秘密。”

我说：“他们将一直是秘密。里根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人呆滞地看着我：“一个月前，他突然离开了，什么也没说，不告而别。这有些伤人，但谁叫他成长于一所野蛮的学校。总有一天，我会收到他的信。与此同时，我又遭到了敲诈。”

我说：“又？”

他把手从毯子底下拿出来，手里有一个棕色的信封。“当鲁斯蒂在这儿时，任何人都休想敲诈我。在他来这儿之前的几个月，大约是九十个月之前，我给一个名叫乔·布罗迪的男人5000美元，让他离开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我说道。

他动了动稀疏花白的眉毛说：“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

他微皱着眉头望着我说：“把这信拿去看看。你自己倒白兰地。”

我把信封从他的膝头拿过来又坐下了，擦擦手掌，把信封翻过来。它是寄往：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雷亚克

莱森特 3765 号，盖·斯特恩伍德将军。地址是用墨水书写，采用工程师的斜体印刷字。信封已经撕开。我打开它，拿出一张棕色的卡片和三张硬纸片。卡片是用很薄的棕色亚麻制成，上面印着金色的字：“亚瑟·格温·盖革先生”，没有地址，左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珍藏本和精装本”。我把卡片翻过来，背面还有些斜体印刷字：“亲爱的先生：坦白讲，随函所附系赌债，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可回收的款项，但是我想您会守信的。亚瑟·格温·盖革敬上。”

我看了看那几张白色的硬纸。它们是用墨水填写的本票，日期是上个月即 9 月的头几天。“见票即付，我承诺在亚瑟·格温·盖革索款时向其支付不含息金额一千美元（\$1000.00）。如数收讫。卡门·斯特恩伍德。”

书写的内容满是肥胖的花体字和圆点，一种智力不足者凌乱的字迹。我给自己又调了杯酒，小口地喝着，把这些证据放在了一边。

将军问道：“你的结论是？”

“我还无从下结论。亚瑟·格温·盖革是谁？”

“我一无所知。”

“卡门怎么说？”

“我没有问她，也不打算问。就算我问了，她也只是吸着拇指，扭扭捏捏地看着我。”

我说道：“我在门厅遇见了她。她就是这样，还想坐到我的膝上。”

将军的表情毫无变化。他握着的双手静静地放在毛毯边上。这里的热气，让我感到自己像是盘卷心菜土豆烧肉，而他却似乎并未感到暖和。

我说道：“我是否该更为礼貌些？或者说我能随意问点吗？”

“马洛先生，我没注意到你有什么需要刻意避讳的。”

“这两个姑娘是混在一起吗？”

“我想不是。她们各做各的，走在两条稍显不同的堕落毁灭之路。薇薇安娇惯、苛刻、聪明还很无情。卡门就是个喜欢拔苍蝇翅膀的孩子。她们的是非观和一只猫没两样。我也是。斯特恩伍德家族的人从未有过是非观。请继续。”

“我想她们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知道她们在做什么。”

“薇薇安上了所校风谄媚的学校，然后上了大学。卡门上的是些越来越开明的学校，最后和她刚入学一样。我相信她们都曾沾染上，而且现在仍保留着所有常见的恶习。马洛先生，作为一个父亲，如果听起来我稍显恶毒，那是因为我的生活容不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他把头向后一躺闭上了眼睛，然后又突然睁开，“我没必要再补充这句，一个54岁的人头一遭当父亲，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我小口地喝着酒点着头，可以清晰地看见，他那干瘦苍白的喉咙上脉搏在跳动，如此的缓慢，简直不能称之为脉搏。一位三分之二的躯体已经死亡的老人，仍然坚信能活下去。

他突然厉声地说道：“你的结论？”

“付钱给他。”

“为什么？”

“这是用小钱对付大麻烦。在它背后肯定还隐藏了一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那么没人能让你心碎。这要很多的骗子花上很长的时间来盗取你足够的财产，你才会在乎这件事。”

他冷冰冰地说：“先生，我有自尊心。”

“某些人算准了这一点。这是打发他们最简单的办法。给钱或找警察。除非你能证明票据有瑕疵，否则盖革能凭这些票据收款。虽然他曾握有票据，还是把它们寄给了你，承认这是赌债，让你能有所防备。如果他是骗子，他就该深谙此道；如果他是放点贷款的老实人，他应该拿回自己的钱。让你付了 5000 美元的乔·布罗迪是谁？”

“一个赌徒。我想不起来了。诺里斯，我的管家应该知道。”

“将军，你的女儿有权利自己支配钱吗？”

“薇薇安可以，但不多。按照她母亲的遗嘱，卡门还未成年。我给了她们俩很多的零花钱。”

我说道：“将军，要是你想的话，无论他是谁，手上有什么东西，我可以让这个盖革不再来纠缠你。除了付给我的钱，你还需要花点小钱。当然不会让你破财。用钱收买他们永远行不通。你的名字已经上了他们的本子。”

“我明白。”他耸了耸裹在褪色的红睡袍中宽大瘦削的肩膀，“刚才你说要付钱给他。现在你又说这次不用破财。”

“我的意思是所花的钱比忍受他榨取的要更少更容易。就

这样。”

“马洛先生，我是个很没有耐心的人，你的收费是多少？”

“一天 25 美元外加花销——要是我一切顺利的话。”

“我明白了。把一个病态的肿瘤从一个人的背上去除，这个价钱还是很合理的。请小心处理。我希望你知道，你解决这件事要尽量少地惊扰到病人。马洛先生，可能这里还有几个肿瘤。”

我喝完了第二杯酒，擦了擦嘴和脸，喝的白兰地并未让闷热有些许减少。将军朝我眨眨眼，扯了扯毯子的边。

“如果我认为他的要求没什么，我能和这家伙达成交易吗？”

“可以，现在事情交给你了。我从不敷衍了事。”

我说道：“我会把他打发掉，他会感到无路可走。”

“我相信你可以。现在，很抱歉，我有些累了。”他伸出手按下椅子扶手上的铃。电铃线套在一个黑色的电缆中，顺着深黑色的木桶边牵出，木桶里是兰花生长和溃烂的地方。他闭上眼睛，又短暂地睁开，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然后躺在了靠垫上，眼皮又一次耷拉下来，不再留意我了。

我站起身，从潮湿的藤椅椅背上拿起外套，穿过这些兰花走了。我打开两扇门，站在 10 月清爽的空气中呼吸着氧气。车库旁的司机已经离开了。管家沿着红石板路缓步而来，他的背脊笔直得像熨衣板。我穿上外套，目视着他走过来。

在距离我大约 2 英尺的地方，他停下了脚步一本正经地说：“先生，在离开之前，里根夫人想见一下你。关于资金，将军

指示我给你开张支票，你可以按需使用。”

“怎么给你指示的？”

他看上去有些疑惑，笑笑道：“啊，先生，我知道了。当然，你是侦探。他是通过按铃传达的。”

“你写他的支票？”

“我有这个特权。”

“那应该能让你免于葬在穷人的墓地里。谢谢，现在不需要用钱。里根夫人找我什么事？”

他蓝色的眼睛缓缓地看我说：“先生，她对你到访的目的产生了误解。”

“谁告诉她我的来访？”

“她的窗户可以看见温室。她看见我们进去并要求我告诉她你是谁。”

我说：“我可不喜欢这样。”

他蓝色的眼睛僵住了：“先生，你是想要告诉我，我的职责吗？”

“不是。但是我很有兴趣猜下你有哪些职责。”

我们对视了一会儿，他用蓝色的眼睛瞪了我一眼便转身离开了。